

# 母亲

有一段关于我和妈的动态记忆,经常会在脑海里重放,有时是快进,有时是慢镜头。妈背着我从医院的楼梯下来,要赶着去另一个科室,而时间已近黄昏,整个医院都要下班了,楼道里的光线灰暗,有催促的气息;妈就急,担心着,怕耽误了时间,这段气氛紧张,是快进;接下来妈一步迈下两个台阶,我们母子俩摔倒在楼梯拐弯的平台上,妈挣扎起身子来护我,我落地了反倒觉得踏实起来,这一段是慢镜头。妈几乎要哭出来,一边问我怎样一边连声骂自己没用,我看着妈,忘了身上疼,咧嘴笑了,妈也破涕为笑,给我拍打整理衣服,抱着我下楼。

年代久远,当时好像是因为感冒是否引起肺炎不能确诊,所以做母亲的格外着急。这个黑白微电影在后来的日子,经

常在妈妈打骂训斥后拿来重放,这个小电影让我告诉自己,无论怎样,妈心里都是疼爱我的。

我少年时顽劣成性,在外面就不说了,在家里嗨起来也极具破坏性,虽然排行老四,年纪最小,却常常能意想不到地带动起哥哥姐姐一起疯。记得一次妈趁公休收拾家,前脚整理好,我后头就给弄乱,妈转过来下意识又清理一遍,哥和姐看着笑得不行,也悄悄地行动,妈收拾着纳闷儿起来,站起身拍自己的脑袋,忽然发现我们一个诡异狡黠的神情,笑着过来追打我们。看妈这模样,大家兴致一下高涨起来,东扯一下,西拨拉一把,妈刚收拾好的家瞬间又变得乱哄哄,我是觉得这种状况多年少有,我喜欢这生机勃勃的气氛,一时忘乎所以,把糖罐子抛到空中,接的时候却

大意失手,只听啪一声,玻璃四溅,白糖四散,妈的神情突然变了,碎玻璃和糖混在一起,已不可收拾。小祖宗们啊!妈掉头扑到床上放声大哭,哥上来就踹了我一脚,哥和姐都围到妈身边,抱她,抚慰她,和她挨脸,姐一面给妈擦眼泪一面自己眼泪也流出来,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站着,上不能入天下不能入地,只能默默吸空气。

哎,年少时往事,一回想起来五味杂陈。做父母,才知父母心。想起父母心,有时不由人心里一阵阵收紧呢。终于长大成人,一心想着一定要父母快乐,忙工作,忙打拼,忙自己的小家庭,愿望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,爸早早去了,剩下妈一个人,做孩儿们的才警醒起来,尽可能抽时间多陪妈,跟妈唠叨从前的旧事,有的妈说起坦然自若,说到我惹

她哭的事妈竟然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。

前年过年,一大家子去看灯,有段路面有冰,我怕妈滑,忙拉住妈胳膊,谁曾想自己一趔趄,拽着妈就给摔倒了,滑了一下,卸了力,倒不重,姐就嗔骂:你摔就摔,还拉妈垫背。妈也打趣:你不扶妈,妈也不倒;你扶妈,妈倒倒了。我脑子里一时闪现往事,心下就是一酸,为了掩饰,干脆作势一边喊疼一边嚎哭,侄男外女一通起哄,妈也笑得一塌糊涂。我表面装委屈,心里也乐了。

老舍先生说:人,无论活多大,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;春秋时楚国隐士老莱子七十岁还在父母面前穿花衣服,学小儿啼哭以娱亲;妈今年85了,真希望妈再活个85,在母亲面前,我们永远都是她的孩子。

文/王笑风

## 宁静笃定的五月

五月的清晨,走在河边的小道上,是一种独有的宁静,没有了花儿的喧闹,没有了踏春的人群,树木的葱绿愈发显得沉稳而安静。

峰回路转时,却发现松树正在开花。松树的花只犹如米黄色的嫩叶一般在枝端强劲地抽芽、疯长着,就连那渐落的花絮也只是古朴的褐色,淡然绽放,悄悄结果。偶有经年没有掉落的松塔,也只是低头悬挂在枝头,有着原木般的质地,记载着曾经的过往和属于自己的年轮。顿然有种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的坦荡与气魄。

五月,到处都是绿色的。绿的树,绿的草,绿的山,绿的水。不似三月,花儿刚开,蜂飞蝶舞,蛰伏了一冬的人们也如一只只冬眠的小兽,争先恐后得走出自家的小窝儿,在草冒芽、花初绽时伸展着筋骨。也不似四月,处处繁花似锦,一片粉、一团黄、一树白……四月就似年夜的子时,热闹一阵子,就渐渐静了。这静,就是风里落花之后的五月,是热闹过后的沉淀。

五月,它着简单的素绿,有着铿锵坚实的脚步。如果把五月看做一个人的话,倒是像极了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。他放弃了奇装异服般的花哨,看重自己从内而外的气质。他连发型都基本稳固下来了,那不是一成不变的单调,却是难得的简单与稳重、低调与内敛,是男人予人的一种可靠。五月不正是如此吗?五月的乡村满眼都是绿色,小麦努力地拔着节,这简单的绿色是农家一年的期盼,一年的收成。连欧阳修都感慨“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

五月的水绿绿的,不再是嬉戏的春水,而是奔腾着的生命之水。那绿绿的水,不正奔往麦田、果园和林场吗?那“哗哗”的水声,是它期待成长、展望丰收的坚实脚步声,它在奔赴一场使命。正如40岁的男子,他的双肩,一头是白发的爹娘,一头是成长中的孩子。他既是一家的脊梁骨,又是单位响当当的中坚力量。他努力工作,再累也不会委屈,因为他心中有责任。他又懂得生活,进家门前扔下不快与疲惫,总是带着微笑、用宽广的胸怀、厚实的臂膀挽起一个家的温暖。

绿绿的五月,就是如此宁静,宁静中有股笃定的力量。行走在五月里,犹如与一位成熟男子同行,他简单、睿智,温和而又深厚。

展望五月的绿色,它低调朴素,却又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与希望。

文/朱彩娟

## 田水声

田水声,水在田地里流淌的声音。

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江南,江南的稻田。浅水漫漫,田水清清,清清的田水中,水稻摇曳;稻花上,粉蝶逸飞;稻丛中,一群群稻花鱼,浮游、嬉戏。

田水声,有什特别?清人李慈铭,有一段写“田水声”的文字,文曰:“予尝谓天地间田水声乃声之至清也。泉声太幽,溪声太急,松涛声太散,蕉雨声太脆,檐溜声太滞,茶铛声太嫩,钟磬声太迥,秋虫声太寒,落花声太萧飒,雪竹声太碎细,惟田水声最得中和之音。”

在这段文字中,李慈铭抓住一个“清”,从下文系列的比较中,可以看出,李慈铭的“清”,主要是指“音之清”——清越、清亮、清畅,怎么理解都好,关键是要扣住“最得中和之音”。

“中和之音”,中正、平和,不急不躁,舒缓从容,田水潺潺地流淌着,让人觉得日子长长,岁月静好。

不过,我倒觉得:这个“清”字,是应当包括“色之清”的——水色之清。

田水长流,泥滓沉淀,稻田里的水,大多的时间,也确然是“清”的。

清且浅,静而柔,若然不是田埂水口水的流动,你几乎,不会意识到稻田里的水是在流的。清亮的田水,那么平稳、那么平静地存在着,能让人看到稻花鱼在水中浮游的身影;稻花纷然落下,飘在田水中,明亮的田水,成为飘逸的稻花的背景,点点如星,浮光闪烁,给人一份碎碎的悦目的柔软感。鱼儿在游动中,啜喋觅食,吞咽着漂浮在水面的稻花,于是,水面冒出一串串气泡;于是,水面荡起浅浅的涟漪,那景象,婉约之极,柔美之极。

若然你站立在稻田边,垂首间,也许就会看到几枚田螺,正附着在稻叶上,或者,正在田水的水底,蠕蠕而动——那水,真是太清了,清澈到万物无处隐藏。

某一个早晨,晴光朗照,一位老农,也许正从稻田边经过,头上戴着一顶斗笠,手中牵着一头水牛。徐徐而行,散漫而从容,影子就倒映在田水中,人移影动,姍姍可爱,是实景,也是画景——风景如画。

所以说,尽管李慈铭的文字,侧重点在表现田水之“清”,带给人的“耳之悦”;但我们,却能从中体悟到田水之“清”,展示给人们的“目之美”。

同样是倾听“田水声”,躬耕陇亩的陶渊明,则是另一番感受。

据唐·冯贽《云仙杂记》记载:“渊明尝闻田水声,倚杖久听,叹曰:‘秫稻已秀,翠色梁(应该是“染”)人,时剖胸襟,一洗荆棘,此水过吾师丈人矣。’”

毕竟生活不易,毕竟躬耕艰难,所以,倚杖久听,陶渊明首先想到的是庄稼的长势:秫稻已然抽穗,弥目翠色莹莹。这意味着什么?这意味着庄稼有可能的丰收。于是,满怀喜悦,“倚杖久听”的情

态,栩栩然,有一份高蹈的生动。

不过,到底是陶渊明,格调,自是高人一等。

他“倚杖久听”,在享受庄稼长势大好,带来的形而下的喜悦的同时,又一步迈上了形而上的高度——“时剖胸襟,一洗荆棘,此水过吾师丈人矣”。

在陶渊明看来,秫稻之翠色,不仅可以“养目”,更可以“洗心”“养心”——阔人之胸襟,涤人之不快。

在北方,是难闻田水声的。

偶因干旱,灌溉田地,也大多是急水汤汤,浑浊而沉厚。不过,却也别有一番情景,别有一番滋味:老农蹲坐田头,抽着旱烟,静静地凝望着流进田地的流水——是那样的凝重,是那样的期待,你仿佛能从他的眼睛中,看到了厚重、缤纷的秋色。

但,欲闻“田水声”之清亮,之纯粹,到底,还是让人思念着江南了。

文/路来森

## 思露花语

有为人生,任重道远,但只要尊重知识,拥有智慧,崇尚德能,就一定会始而有所作为,继而大有作为。

经历史离死别的人,才更懂得珍爱和善待生命;尝遍酸甜苦辣的人,才更懂得珍惜和品味人生。

舍弃,并不是放弃,正像规避,并不是退避,其前者是取舍的智略,后者是进退的智谋。

身处俗世,难免世俗,故如何脱俗,就成为人生的一大课题,而不庸俗、不媚俗、不流俗、不败俗,即是最好的“脱俗之俗”。

有些事,如果从来不想,决不会来过;有些事,假如想得太多,又会错过。

大事做不来,小事不想做,其结果只能是无所事事,一事无成,甚至还可能无事生非,或者惹事生非。

漂亮话容易说,也可能随易说,而漂亮事一旦真做并做漂亮,实属不易。

不生非分之想,则心气平和,故平和是居安;不谋非分之名,则心神安宁,故安宁是纳福。

道听途说,不足以信,信则愚昧无知;痴人说梦,不屑以听,听则肤浅无聊。

胡言难以取信,乱语难免失信。故好话好说是有诚意,实话实说是讲诚信。

要学会聆听,尤其是对自己的品评:点拨的,必须珍惜;点化的,应当珍视;点赞的,珍重即可。

再嗜睡的人,也有睡醒的时候,而真正叫不醒的是装睡的人。与此相类,真正的傻子,完全用不着猜,而始终猜不透的是装傻的人。

文/巴特尔